

记忆 伤痕

◎ 长篇电视纪实作品 ◎

JIYI DE SHANGHEN

——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

RIJUN WEI'ANFU DIANXI DA JIEMI

◎ 编 著 蔡 雯
李根志

一个朝鲜慰安妇在滇西吟唱的长恨哀歌，
一组裸体慰安妇照片被发现引起的心灵震颤，
中朝日三国权威专家的实地调查，
世纪见证灾难的老人的亲历指证——
二十三个慰安所的血腥泪痕，
六十年遥望故乡的心路历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 光 出 版 社

记忆的伤痕

JIYI DE SHANGHEN

——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

RIJUN WEI'ANFU DIANXI DA JIEM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 / 蔡雯,李根志著.
—昆明:晨光出版社,2006.1

ISBN 7-5414-2549-4

I. 记... II. ①蔡... ②李... III.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②日本—侵华—史料—云南省 IV. ①K313.460.6②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909 号

长篇电视纪实作品

JIYI DE SHANGHEN

记忆的伤痕

——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

蔡 雯 李根志 编著

策 划 蔡 雯 辛开纯

监 制 周文林 刘卫华

责任编辑 张 磊 周 玥 程舟行

特邀编辑 达 观

装帧设计 程舟行 熊惠明 达 观

责任校对 张 磊

编 务 赵 青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mail cgcb@pub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3

邮政编码 650034

印 装 云南福保东

开 本 787×1092

印 张 14.25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2549-4/G·2152

定 价 22.8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书前要说的话

由于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工作,我和我的同事有幸接触和了解了许多关于滇西抗战的历史。我们跑遍了发生过战争的每一个角落,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世纪老人。我们发现,岁月悠悠,60年前人类的那场战争背影已渐行渐远,但60年的时间并没有抹平战争的创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触摸战争的伤痕。每一次走进滇西腾冲的国殇墓园,每一次走过松山战场,每一次翻越高黎贡山,每一次走进乡间寻常百姓家,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地拾掇起那场战争的碎片,追忆起那些血色的记忆。就是这期间,我们无奈地揭开了60年前那段被尘封在记忆深处的伤痕。

60年前,侵华日军在占领滇西的两年多时间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所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丧心病狂的日军所到之处除了疯狂地奸淫杀戮妇女外,还在滇西战场设立了23个日军慰安所。他们从亚洲各国掳来三百多妇女供其淫乐。这些妇女当中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英国人、马来亚人……她们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25岁。她们的命运与滇西战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让她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战争使她们失去了美好的青春乃至生命,战争给她们带来的除了苦难就是耻辱。

战争结束时,三百多慰安妇只剩下了五十多人,这当中有滇西人、朝鲜人、日本人。事隔60年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都先后离开了人世,而来自朝鲜的朴永心却依然还坚强地活着。

2003年11月,由中、朝、日三国民间人士组成的慰安妇问题调查团把朴永心老人带到了滇西,由她来亲自指证日军性犯罪事实,朴永心老人找到曾救过她的滇西当地人李正早……

与此同时,当年日军拍摄的一组裸体慰安妇照片也被公开了,经指认,其中的一人就是朴永心。

故事就这样既令人震惊又触目惊心地发生了。就这样,我们以一颗不能泯灭的良心加入到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性犯罪调查之中。

其实,多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就一直致力于滇西抗战史实的调查研究。我们很想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创作出几部有关滇西抗战的作品,但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在我们的调查中竟然触及到了这个重大的国际性问题,而且在60年后的今天重提这个沉重的话题,揭示这段鲜为人知的血泪史。

60年前那段发生在滇西大地上的事实让我无法平静,更无法沉默,我们是被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被这些苦难人物的命运逼着、推着不得不往前进的。

我们用文字、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故事。

我在想:人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也许就是不得不残忍地去揭开别人的隐私和伤痕,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无奈地充当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但当我们看到那些真实的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时;倾听了历史见证老人的回忆和讲述,亲眼目睹了伤痕累累已过80岁高龄的朴永心老人亲历滇西指证的全过程后;亲眼目送受害者李连春老人含恨离开人世时;当看到那些制造战争、制造悲剧的恶魔,那些真正的刽子手在狞笑时,我们便在矛盾中下了决心,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现代女性,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更有责任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之于世。

我们记录它、揭示它,是为了控诉罪犯,为了人类不再有战争和罪恶,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更是为那些悲苦的女人鸣冤,让死去的她们能被理解,给活着的她们更多的同情和关爱。

调查和整理的过程是痛苦的,每写一个字,每看一幅照片,我们的心都要被刺痛,我们无法想象,日本法西斯是怎样在滇西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作出如此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甚至是旷古未有的事情的。他们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永远无法抹去,这是非笔墨所能尽述的历史。更让

人愤慨的是,这些当年的罪犯依然阴魂不散,竟然还在极力地掩盖历史,甚至歪曲事实,死不认罪。

我们有必要重提并揭示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以指证罪犯、震慑罪犯。

我们不是作家,但我们是凭着那份强烈的责任感把调查和了解到的事实整理出来公之于世的人。因而本书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之外的文字。

请读者谅解,我们出书不是为了出名,仅在于责任,我们不知道本书的出版会有什么反响,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只是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后人不要忘记国耻家恨,希望那些死去的人们能够安息,活着的人们能够警醒,给所有的受害者一种安慰。

蔡 雯

2005年8月15日于保山

编著者自白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的调查会和一群慰安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当这些苦难的人物命运和我们的工作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被她推着向前走去了。

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别人的伤疤上进行调查,在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纯粹是在充当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但是当在内心深处想到有更多的刽子手在狞笑时,我们又被那种痛苦推着往前走……其实有时我们好像也是强奸犯,在犯着一个同样的道德错误,在内心痛苦的同时,不得不把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做出来。

做这个采访是在一个偶然的会里,那时我们对慰安妇只是一知半解,当然,现在也懂得不多。

仅仅因为两张照片,就是松山上那张无可奈何的大肚子慰安妇的照片和在腾冲熊家照相馆发现的那张裸体慰安妇照片……

看到那两张照片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说,狗日的日本鬼子在滇西曾有过许多的慰安妇,而且几乎是把全世界的人种都选齐了放在这儿供他们淫乐的。他咬牙切齿地说完这个意思后,拿出了松山被俘怀孕慰安妇的照片说,嗒,这就是他们干的好事,这张照片是美国人拍的,旁边的美军士兵还笑得有些不可思议呢。

我们看了看,觉得那士兵特可恶,大有一种猥亵的笑容,然而慰安妇的表情却是最值得同情的无奈。我们的朋友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旅日华人,他说的一般不会是骗人的,于是我们便对慰安妇的这个话题有了一丝特别的关注。

但是对于这个话题来说,却是一个太过沉重的话题。因为这种感觉是一种中国男人在调查自己最为悲哀的隐情的尴尬,是中国男人史中人们最

不愿意触摸的隐痛。

有一个朋友说得更为辛酸,说这种调查就像是一个男人在调查自己母亲的隐私一样的难受。为此我们曾一度非常地忌怕谈论这个话题,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但是,后来我们又在腾冲发现了一组裸体慰安妇照片,这下,让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话题一直延续下去了。

因为我发现,在一个朝鲜慰安妇的生命历程中,好像滇西所有的慰安妇的故事几乎都被她串起来了。

我们于是成了一群硬着头皮把事情做完的可怜虫,一伙骑上了老虎背下不来的傻瓜蛋,但我们义无反顾……

【序一】

中国慰安妇问题 与《记忆的伤痕》

戈叔亚

什么是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语的一个专用名词，指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和一些日本人专门召集起来长期为日本海外部队的士兵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这些女性除了少数日本民间所谓的卖春妇外，绝大多数都是被日本强征或被欺骗的被占领国的良家少女，人数高达几十万。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妇女、对人类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但是至今日本政府都没有对此公开谢罪和赔偿。与调查研究日本战争时期所犯下的其他罪行相比，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起步是相当晚的。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左翼组织和人士以及韩国和我国的台湾才开始了有系统的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而中国大陆的调查和研究则更晚一些。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是中国大陆研究慰安妇问题最早的学者，他从1992年才开始注意到了慰安妇问题。

近年来，韩国、中国台湾、荷兰、菲律宾、缅甸、朝鲜和中国大陆的慰安妇陆续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并赔偿。并将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慰安妇问题”。韩国将敦促日本承认慰安妇问题上负法律责任。但是日本政府对于所有有关的起诉和赔偿，都以各种理由给予拒绝，遭到了各国人民和原慰安妇以及有良心的日本人士的愤怒谴责。

随着时间的流逝，存活的慰安妇越来越少，她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公开谢罪和赔偿的起诉胜诉的可能性虽然仍然很小，但是她们的这个正义行动越来越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在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揭露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的书籍和各种调查报告却越来越多。其中日本军队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这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的资料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些书籍和调查报告将对教育年轻一代永远不忘记国耻和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激发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投入到建设强大的祖国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慰安妇和慰安妇问题现状

战争时期日军强迫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人数高达几十万,其中韩国、朝鲜和中国的人数最多,中国台湾、菲律宾、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几乎所有被日军侵略过的国家,甚至在还有许多在荷属西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妇女也被迫成为了日军慰安妇。据调查,二战期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所有地方都设有慰安所,慰安妇和日本军的比例在 20:1 和 37:1 之间,那么被迫成为慰安妇的人数也就在 40~20 万之间。

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日本和亚洲甚至荷兰的妇女,许多在战争中就在慰安所里面被日军活活折磨致死,有一些则悲惨地死于战火甚至在日军覆灭前被日军杀害。战争结束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妇女大部分都默默地忍受着这段最屈辱的历史不敢公开,更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如今,这些妇女中绝大多数已经去世,仅仅只有极少数人至今还活着,而敢于冲破各种阻力站出来的人,为数就更加稀少。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士和机构从事慰安妇的研究和原慰安妇敢于站出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都比中国大陆要早,研究人员和慰安妇本人也要多。他们无数次在本国、在国际场所甚至在日本本土举行各种活动,包括向日本法庭投诉日本政府。甚至受害国政府(韩国)也出面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一些国家(如美国)的议会议员向本国政府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出面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解决慰安妇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女权组织等也多次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和赔偿。

中国大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从 1992 年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慰安妇和慰安妇问题到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东北、上海、浙江、云南、海南、河南、山西、江苏等几乎所有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都有人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并有许多慰安妇站出来控诉日本的这

一战争罪行。中国首个慰安妇资料馆年内将在上海师范大学建成,在南京还准备在慰安所所在地(利济巷2号是20世纪30年代一幢2层洋房)建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许多中国的原日军慰安妇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多次远涉重洋到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公开谢罪和赔偿。各种媒体频繁地报道各地发现的慰安妇消息,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书籍发表。

虽然中国政府在中日恢复邦交时宣布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款,但是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不反对中国民间对日本的索赔权利。因此,在中国民间寻找和调查慰安妇和慰安妇问题以及慰安妇到日本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时,中国的媒体频繁报道引起各界极大的关注。到了2005年7月12日,一名日本政府阁员(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一次演讲时再次就“慰安妇”问题大放厥词。这位日本官员引用一名在加拿大的日本女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称“亚洲受害妇女应为充当慰安妇感到自豪”,并称他对这一“鼓励”他的言论颇为感动,认为这很难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此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方对此表示愤慨并予以强烈谴责;日方应该以诚实的态度正视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妥善处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本内阁成员再次发表这一毫无廉耻的言论表示愤慨并予以强烈谴责。这种言论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有责任严加约束有关人员的言行。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这是任何人都抵赖不了的历史事实。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日方应该以诚实的态度正视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妥善处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4年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就日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4名“慰安妇”索赔上诉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据报道,日本东京高等法院15日以政府没有责任作出赔偿为由,驳回了4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上诉。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一直要求日方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包括“慰安妇”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2004-12-16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资讯)

这说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间研究慰安妇问题和原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为此给予道歉和赔偿的正义要求是给予支持的。

虽然各国原慰安妇在日本法庭起诉日本政府并要求赔偿至今已经有

上百起而没有一案胜诉,但是这些活动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向全世界表明了受害人和受害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同时更重要的是将日本的法庭变成了控诉日本战争罪行的讲坛!只要日本政府一天不道歉不赔偿,这样的官司就一直打下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历史和日本所犯下的罪行。

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法庭的态度对此也是有一些微妙的改变的。过去日本政府和日本法院不仅不赔偿,甚至连道歉和谢罪都不承认,而现在日本政府和法庭已经开始承认了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对妇女的严重侵犯。

日本小泉首相在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访问日本期间,曾经向她转交了一封致所有菲律宾前慰安妇的信件。小泉在信中说,作为日本首相,他对所有二战慰安妇曾经遭受的非人和可怕的经历以及生理和心理创伤表示道歉和悔过。日本应正视过去的历史,警示后人。小泉向阿罗约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关注受害慰安妇的要求,并向她们提供金钱补偿。(2001年9月17日《法制日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二战时曾被强迫作为日军“从军慰安妇”的韩国老人李容玉(75岁)和菲律宾老人比阿特丽斯·图亚松(Beatriz·Tuazon, 74岁)12月3日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见面,她们要求日本政府作出正式道歉与赔偿。据后援团体透露,这是日本官房长官首次会见慰安妇。会见时,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说:“过去的战争中伤害了各位女性的尊严和名誉,对此由衷表示道歉与反省。”(2004年12月5日新华网)

2005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出面,重申“慰安妇”问题的确存在,并就否认“慰安妇”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的言论致歉。他表示:“‘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我们承认这种被称为‘慰安妇’的问题玷污了许多妇女的贞节和尊严,并为此表达过歉意和悔恨,”细田博之说,“我们一再为此表达歉意和悔恨。这一点没有改变。”“问题不在词语上,而是她们的确存在”,细田博之补充道,“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2005年6月14日《北京晨报》)

.....

2004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指责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并判决日本向部分中国受害者赔偿约1.9亿日元(约170万美元)。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受害者就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要求日本赔偿案作出裁决,判定日本向原告13人(其中生

存者7人、代表3名死者的遗属6人)作出总额约为1.9亿日元的赔偿。(2003年9月30日新华社)

这是中国民间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和赔偿的第一次胜诉。

因此,中国和各国原慰安妇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和赔偿仍然是有胜诉的可能,只要坚持不懈!

关于《记忆的伤痕》与作者

《记忆的伤痕》是云南保山蔡雯女士和李根志先生根据多年在腾冲和龙陵松山的真实事实调查写成的。事件主要围绕发现一张裸体女子相片底片的熊维元一家和底片上这位女子——朝鲜的慰安妇朴永心而展开的。

2002年初,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滇缅公路纪录片来到云南腾冲,看到了几张不久前才发现的、被认为是日本军遗留在当地的慰安妇裸体照片,提供这些最珍贵照片的就是当时《保山日报》腾冲记者站的记者李根志,后来又有幸结识了作为保山市广电局局长的蔡雯。他们两人和保山的学者陈祖梁等人一直长期调查研究本地的抗战历史,许多重要的鲜为人知的战争事件就是由他们发现并对外公布的。

李根志是一位非常诚恳踏实的腾冲人,从小就是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着战争故事长大的。他曾经对我说,他无数次流着眼泪调查流落在腾冲的抗战老兵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眼睁睁看着这些老兵撒手人寰。他熟悉腾冲的一草一木,熟悉那些参加和经历过战争的人。他还说他不敢接触慰安妇本人和慰安妇的历史,因为太悲伤,对本人也太残酷了……蔡雯女士不仅自己非常熟悉自己家乡的抗战历史并与小李一起写作。还在小李每一次调查研究战争历史和慰安妇历史的困难时刻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和关心,亲自到各地媒体和上级部门为调查和公布慰安妇问题四处奔走……

他们写的《记忆的伤痕》部分调查过程我也参与了,甚至发现慰安妇裸体底片的熊家也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记得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期,我就认识了熊晓岚,她父亲熊维基(熊维元的兄长)就告诉过我他们腾冲老家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设为慰安所。当时我不大相信,熊叔叔将女儿支出去后告诉我,腾冲光复后,当时十五六岁的他随全家回来时,看到数不清的日本木屐、花裙子、乳罩、日本和服、床单、被褥甚至还有带着精液的裤衩、避孕套等散落在他家庭院的残垣断壁四周。他们家用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这些东西清理完毕。堆积起来的“脏东西”竟有小土堆那么高。当我后来问

他为什么过去没有和我说照片的事情时，他激动地说：“那个时候这是‘黄色照片’！谁敢对外说！？”

我和小李在腾冲调查期间，熊家的堂兄熊维兴在大街上认出了我们，专门请我们到了他们家，并将一个慰安妇使用过的发簪送给了我们。这是腾冲战役收复后，他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中在乱尸和废墟中捡到的。如今这个最珍贵的慰安妇使用过的遗物保存在腾冲战争遗物收藏家段生植先生处。从知道腾冲县城和郊区的孟连乡等地有慰安所，到把熊维元先生发现的裸体照片和慰安妇联系起来；从把这个裸体照片的不知名的主人和世界上幅最著名的慰安妇照片——被俘的大肚子慰安妇照片以及这个照片上的朴永心联系起来；从滇西抗战历史学者陈祖梁在日本请朴永心老人亲自辨认裸体照片到找到在日本学习中国学者朱弘和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西野留美子；从西野、朱弘第一次来腾冲松山调查到最后朴永心老人以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联合调查；从朝鲜慰安妇朴永心的真实故事到中国慰安妇李连春、柴冷蕙等人的真实故事；从朴永心居住过的腾冲、龙陵和松山慰安所到几乎滇西所有日本军队设立的慰安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调查取证工作无不浸透着两位作者的汗水和泪水……

有人曾经说过，即使日本方面否认全部慰安妇的存在，他们也没有胆量否认朴永心这一慰安妇的存在，因为她从被强迫成为日本军队慰安妇第一天起的长达六年的血泪历史的几乎每一个过程，都有铁打的人证、物证甚至是日本、中国和美国即当时所有参加战争的当事国的证据！而朴永心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他们两位作者发现并参与全过程的调查，其中有一部分的调查我也参与了。

陈祖梁先生曾经说过：“调查慰安妇的历史，就如同调查自己的母亲的悲惨过去那样令人痛苦和悲伤。”在我和两位作者以及其他共同调查朴永心和中国慰安妇的历史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在她们直视我的目光面前无比惭愧地低下了头，因为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的悲哀。在战争时期，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女人，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同样没有能力为她们申冤……而作为蔡雯和李根志他们是本地人，感情更加深厚，接触的人和物更加频繁，这对他们内心受到的煎熬就更加强烈，因此他们就更加富有这样的使命要把这段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中国和朝鲜妇女最凄凉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历史写出来，永远告诉世人……

云南是日本军队对慰安妇的性侵犯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对云南的慰安妇的调查帮助却落到了全国的后面。当我们开始考虑帮助慰安妇们时，她们却一个又一个地含冤死去……就在我们采访李连春老人不久以

后,媒体上就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而对朴永心老太太慰安妇生涯的调查取证是世界上慰安妇调查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次。这次调查和保留完整的录像资料,如果没有本书的两位作者,那么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本书写作的情节是完全基于严肃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我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本书是中国第一次对一位至今仍然健在的原慰安妇最全面、最令人信服的国际调查过程的发表。相信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深刻了解到一位普通善良的农家妇女如何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隶的全过程,而且也可以为搞田野调查的历史工作者,参考借鉴一次符合国际惯例的调查工作的全过程。因此,本书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全国的关注。

在此,谨向曾经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朝鲜和中国妇女们表示最深切的怀念和最诚挚的问候。向两位作者和其他从事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5年9月20日于昆明

【序二】

我看《记忆的伤痕》

方 军

如果向北京的朋友们介绍云南,我认为云南有好几个“最”:云南风光最美,这点毋庸置疑。云南的空气新鲜:沁人心脾,明人耳目,宽人意境,美人心田。云南人最为热情,这点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以我的经验是,如果你乘5点起飞的飞机,你一定要说成是4点起飞。因为,云南的朋友们普遍好客,他们往往在4点时还要热情洋溢地请你喝点儿、吃点儿。那时,你如果急出一身汗来,也只能干着急。

云南人最为勇敢。历朝历代,凡是入侵我中华大地的外来侵略者只要是到了云南,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还没有“好胳膊、好腿地滚出去”的记录。

云南人最文化。以记录抗日战争历史为依据,全国上下,只有云南省出版的各类抗战题材的图书最多。为此,我做过专门的调查,从东北三省到内蒙古、从河北到河南、从山西到山东、从两广到福建、从湖南到湖北、从浙江到江苏都不能和云南相比。云南的省、市、县、乡的各级干部,如果在在位期间没有出过相关抗战方面的图书,他本人余生都会有忐忑不安的感觉。云南的文人墨客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似乎所有的文化人都研究过抗战;文人墨客似乎没有出版过相关书籍的话,好像也就没有脸面在文人行列舞文弄墨了。

云南抗战遗址保护得也好,在松山、腾冲,抗战时的战争遗迹随处可见。甚至,家家户户都有侵华日军遗留在门框、房梁上的炮弹皮;很多人家还保留着侵华日军的枪刺、子弹、钢盔、饭盒等物品。我北京家中保留的日军钢盔、炮弹壳、饭盒、枪刺就是在云南采访时在老乡家买的。日军的钢盔是用来喂猪的瓢,我好说歹说老乡才卖给我。

云南的抗战历史教育最到位。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根据我的调查,中国境内宣传抗战历史最为深

入人心的地区也是云南。以北京为例,我调查了10所大学、中学、小学,在10年之内,他们没有请一位战争受害者到学校用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讲解抗战历史。问其原因,答曰:“升学率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云南却例外,10年之内,每个学生都听过5场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战争亲历者以亲身经历讲解的抗战历史。本文要关注的,是向大家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当然也是云南出版的书。

《记忆的伤痕》着实是一本好书。自从这本书的草稿由作者蔡雯女士和李根志先生传给我后,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它。我和他俩很熟悉,我去过10次云南滇西抗战地区采访。其中,有很多抗战旧址和相关人物,都是他们带我去采访的。那时,他们在尽地主之谊,我在行匹夫之勇。这次,拜读他们写的作品,我依旧感觉如亲临炮火,重归历史;如故地重游,历历在目;如撕心裂肺、仇恨满腔;如血泪控诉,即在面前。

侵华日军在滇西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尽管如此,数不清的滇西人从各种角度纪录着这段人间浩劫的悲惨历史,两位应该算重要的作者。蔡雯女士原来是腾冲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在腾冲工作了5年,对腾冲的山山水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特别是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感触对滇西慰安妇的血泪史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同情和研究的冲动,后来她到了保山市广电局任局长,这种冲动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终于可以用有形的电视来纪录调查了。这是她对于自己工作变动的第一感觉,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纪录片便开始诞生了。李根志先生有许多写作调查方面的“工作之便”,他数年前在《保山日报》驻腾冲县的记者站当记者,后来,他又调任保山电视台担任副台长的工作。保山和腾冲在抗战时期都是受侵华日军糟蹋的重灾区,从“人证、物证、口述史”的角度来说,能利用报社记者、电视记者的身份采访,真是得天独厚的便利。于是他们两人的合作使这些便利成就了保山在“2005年中国10大纪录片奖”“国际纪录片大会”中获奖的现实,使保山的电视文学史有了新的一页。

关于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纪念,除去“物证”、“人证”就是“口述史”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的云南省滇西地区同中国军民打了三年,最后,遭到可耻的下场,被中国军民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在云南的土地上。《记忆的伤痕》一书主要是从“人证”,也就是“口述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了滇西抗战的历史,见证了参战者、亲历者、目睹者的昨天和今天的图书。笔者从“战争博物馆”的角度审视“人证”和“物证”、审视《记忆的伤痕》一书,笔者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笔者认为,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